

## 当代女性的困境与成长

王珊珊



电视剧《四喜》剧照

近日在 CCTV-8 收官的电视剧《四喜》，是一部以当代女性为主角的现实题材电视剧，聚焦女性成长，为观众带来了关于家庭伦理、个人成长与社会责任的多重思考。

《四喜》采用了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叙事方式，故事情节主要围绕从小分离的两姐妹所牵连的三个家庭展开。童瑶扮演的沈明珠从小被送人，新婚之际丈夫因见义勇为不幸去世，而蒋欣饰演的许知夏则要面对家庭的各种琐事和压力。两个姐妹的命运截然不同，却又紧密相连，她们的故事交织在一起，呈现了当代女性面对家庭、职场、生育的普遍困境，讲述了她们的独立与成长。

这部剧的一大亮点便是塑造了多位性格鲜明的女性角色，她们在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时，展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和应对方式，共同诠释了现代女性的成长与独立。沈明珠在丈夫去世后，并没有一蹶不振，而是逐渐从悲伤中走出，开始

积极准备迎接新生儿的到来。她的觉醒不仅是对外部环境的适应，更是内心的重大成长。许知夏作为家中的“长姐”，一直承担着家庭的重担。她勇敢地反抗老一辈重男轻女的观念，努力在职场中崭露头角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独立空间。她让观众看到了现代女性面对家庭、事业、生育时的挣扎与抉择，以及为了追求自我价值而付出的努力。剧中的三位母亲——许娣、岳红、林晓杰饰演的角色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们用不同的表演风格让观众看到了母爱的多样性和复杂性。

在电视剧《四喜》的整体视觉呈现上，创作者精心采用了一种冷暖对比异常强烈的影像风格，构成了独特的审美基调，深度服务于剧集的情感表达。全剧充分利用了浙江桐庐当地浓郁的水乡特色作为拍摄背景，巧妙地将蜿蜒的河道、古老的石桥融入镜头语言之中，为画面注入了天然清新冷调基底。创作者在水墨画般的诗意冷感基础上，格外注重捕捉和呈现暖的一面，那便

是小城的浓厚烟火气息与淳朴人情温度：清晨热气腾腾的早点铺、午后邻里围坐在街边谈天说地、沈家饭店香喷喷的大排和熏鱼。正是这种视觉上冷与暖的强烈碰撞，精准地塑造了一个既饱含江南水乡风韵，又充盈着鲜活市井生机与温暖人情味的江南小城空间，让剧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流淌着真实可感的生活质感和情感力量。

《四喜》也存在一些争议。一方面，《四喜》这部剧似乎将女性的独立简化为生育自主，将女性的成长扁平化为从未婚女性成为孕妈妈的转变。另一方面，剧情的浮躁与情节情感的光怪陆离进一步消解了主题的严肃性。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家庭剧作，《四喜》沉迷于套路式桥段的堆砌。比如有“三妈争女”的伦理闹剧，心疼自己没养过一天的女儿沈明珠在豪门婆家受欺负，日子精打细算却依然捉襟见肘的老太太克扣儿媳原本 20 万元的彩礼送明珠 10 万元的玉镯，本该温情的荧幕演绎逐渐被错搭成一场逻辑失衡的情节。剧集结尾，所有矛盾都在一顿团圆饭里化解。正如网上一段评论所言：“我们并非排斥家庭剧的温情，而是厌恶用虚假圆满掩盖现实的怯懦。”这样的圆满，是对剧中女性角色现实困境的粉饰。

刚刚结束的十月文学颁奖典礼上，作家李敬泽发言说：我们要恢复建立文学与人和土地，最直接、最生动的连接。这句话同样值得电视剧作以警醒。希望更多回归现实质感与价值深度的剧作出现在荧幕上，不辜负观众的期待。

鉴赏

## 把三晋文化写进音符

吴国荣

一首以山西晋城为背景的民乐作品《晋城往事》在今年 10 月突然走红，火遍全网。

它是一曲音域宽广、抒情深沉，概括力、撞击力非常强的音乐天马。它发轫于晋城，但它的风格却涵盖了晋域。它叙述的是如烟往事，却表达了情寄旧岁、抚慰尘心的效果。它更是对人生、时代、沧海桑田蜕变的感怀。

《晋城往事》像是踔厉奋发的苦乐年华。每听一次都是与过往的深情相拥。那少年时的艰难，青年时的迷茫，中年被生活裹挟的无奈，都汇成“晋城往事”的交织和鸣，汹涌而来，像是和人生的过往重逢。

《晋城往事》像是跌宕起伏的峥嵘岁月，把个人的奋斗历程组画般展现出来。那韵律婉转的叙述，仿佛是讲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的艰辛攀登；那轻重缓急的音频演进，仿佛是在新旧秩序的嬗变中，人们思想碰撞、观点革新、择业创业困顿的慨叹；那高音区位的激越，又好似踏破铁鞋无觅处之后遇到了一片桃林，满是获得丰收成果的喜悦。时代锤炼了一代人，时代造就了一代人，时代又录制了一代人的“晋城往事”。

《晋城往事》是沧海桑田巨变中的烟火印记，演绎三晋大地的历史变迁。

《晋城往事》深沉悠长的乐曲，似乎把我们拉进 4000 多年前尧天舜日的陶寺古城。我们仿佛看到先民们在这里发明了最早的文字、最早金属乐器和最早的龙图腾等，还修建了城墙、宫殿和宗教礼制建筑等。

《晋城往事》雄浑和苍茫的乐曲，又似乎把我们带入 1600 年前的平城。我们仿佛听到北魏的战马在草原上奔驰嘶鸣，拓跋氏历代皇帝通过营建宫室、发展农牧经济、躬耕佛教文化，推动民族融合，其政治制度、文化包容和开放等都成为中华民族走向盛唐的前奏。

《晋城往事》荡气回肠的演奏，仿佛把我们引领到晋阳古城的堞楼，俯瞰着这座历经三家晋、西汉戍边、东魏霸府、北齐别都、李唐肇基、五代战乱层层叠压的城池，观看着一系列春秋历史大剧，慨叹着中华民族步履维艰、演绎辉煌的世事沧桑。

《晋城往事》的韵律，颇似晋商在平遥古城经商时的背景音乐。在乐曲的悲凉沧桑中，仿佛听到驼队在大漠中艰难行走；仿佛看到一辆辆满载茶叶、丝绸、瓷器的马车走出西口；仿佛听到晋昌源票号里，掌柜和伙计噼里啪啦的算盘声。

“桃花花你就红来，杏花花你就白”是典型的山西民歌，在《晋城往事》的音乐里，充分融合着晋韵晋调的元素。听着这古雅的曲调，你仿佛穿行在太原古县城、忻州古城和榆次老城里，也似乎沉浸在王家大院、李家大院和皇城相府。古城古韵，古土新风。岁月悠悠，往事盈头。

《晋城往事》的弦音，总是带着一种不用言语表达的笃定，以音乐艺术温柔地叩击着听众的心扉，唤起那曾经历过的美好、承受过的痛苦、珍藏着闪光的过往，呈现出历史深处的沧桑，并成为镌刻在三晋人民血脉中的精神气质。

谈艺录

## 笔锋所至 古意盎然

班宇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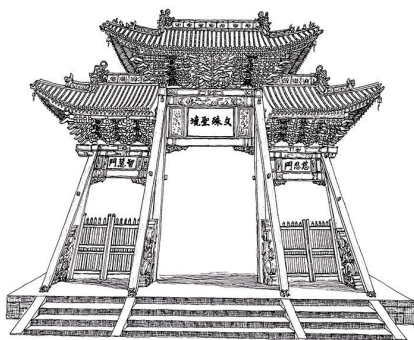
踏入文殊寺府城历史文化陈列馆的瞬间，序言中的句子仿佛活了过来：“当钢笔的锐线遇上古寺的飞檐，时间仿佛在纸页上慢了下来。”太原市文物局主办的“笔锋载古意”钢笔画展，正是一场这样的相逢。籍云燕的作品清晰分为两支脉络：一是凝聚古人智慧与美的馆藏珍品；二是承载历史呼吸与集体记忆的古建筑。古寺的木香与钢笔墨迹，在此交织缠绕。

目光落在《山西博物院藏雁鱼铜灯》上，便再难移开——青铜的幽光仿佛透过纸背，将我轻轻攫住。籍云燕以精密的排线，重现了汉代器物的温润与匠心。雁颈为烟道，鱼身纳清水，两千年前的智慧与美感，在黑白灰阶中静静流淌。这不仅是对文物的摹写，更似一场文明的“掌灯”仪式——她以笔为引，将玻璃柜后的光影，带到我们眼前。

初见《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飞虹塔》，那座用琉璃点缀山西天空的明代高塔，我仿佛看见了画外的

故事：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小身影，被父亲的大手牵着，站在十三层塔影下，仰头出神。那是幼年的籍云燕。她的旁白从画边浮起：“我总爱站在塔旁，呆呆地抬头望着，想象着……”父亲让她看见的不仅是塔，更是一颗饱满的艺术种子，深植于晋南的土壤——那些父亲手作的榫卯、雕刻的窗花、张贴的年画，都成了她笔尖最深厚的滋养。

站在《太原平民中学建校校门》前，我驻足良久。简净的线条勾勒出时代的重量。门楣上那七个字，在钢笔特有的光影里，仿佛仍存着朱红的余温。我——一名同样立于讲台的后辈——被骤然拉回那个红色的年代：晨跑哨音清亮，油印机墨香弥漫，粉笔灰在光中飞舞如蝶。籍老师以极致的“简”，容纳了极致的“丰”。每一笔都是回忆的索引，等待有人展开那些被折叠的时光。教育的真谛或许正是如此：它正如这座老校门，成为一个通道，让一代代人穿过，走向各自辽阔的人生。



太原文殊寺牌楼(钢笔画) 籍云燕 绘

而这些笔笔凝练、静水流深的作品背后，是籍老师“日日行，不怕千万里”的坚持。正如她所说，自觉“缺乏天赋”，便以“坚持”为天赋，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，做“难而对的”事。这恰是“笔锋载古意”最深的注脚：古意不仅在所绘之物，更在这份用静而长的时间、任滴水穿石的专注之中。难，终成难得；笔，因此载道。

籍云燕的钢笔画，是一座“以笔筑城”的艺术。她用细如发丝的笔触，一砖一瓦地，重建起关于故乡、历史与文明的精神堡垒。

今日，有少年们在临摹区铺展画纸，那沙沙的临摹声，正为这座堡垒上添上新的、生机盎然的音符。